



森山大道  
犬  
的记忆

DAIDO  
MORIYAMA

[日] 森山大道 著

金晶 译 顾铮 审校

# 犬的记忆

[日]森山大道 著

金晶 译

顾铮 审校

中信出版集团·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犬的记忆 / (日) 森山大道著; 金晶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086-8628-8

I. ①犬… II. ①森…②金… III. ①摄影集-日本  
-现代②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J431  
②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30503号

INU NO KIOKU (Memories of a dog)

Copyright © Daido Moriyama Photo Foundation

in corporation with Hisako Motoo (eyesencia/ art space A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hu Chen 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 犬的记忆

著 者: [日]森山大道

译 者: 金 晶

审 校: 顾 铮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51千字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版贸核渝字(2011)第60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8628-8

定 价: 88.00元

---

图书策划: 楚尘文化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 目 录

### 犬 的 记 忆

阳光照耀的场所	3
坏死的时间	16
在路上	26
地图	38
夜还会再来	51
另一个国度	64
八月的旅行	77
晦暗的画	89
街之所梦	102
再会	115
时间化石	127
城	139
海边日记	151
生锈的风景	164
光的神话	175

## 我的摄影记

你好，摄影	189
相逢有乐町	208
街巷穿行	221
再见，摄影	237
于是 光和影	261
后记	263
文库版后记	267

## 犬的记忆



## 阳光照耀的场所

我的哥哥名字叫一道，虚岁两岁时离开了人世。我和哥哥是双胞胎，自然，关于兄长我已全然不记得。如果说哥哥是森山家的复制品的话，那么我就是哥哥的再复制。哥哥名字里的“一”字加上一个“人”字，就成了我的名字，使用这个名字的我活了下来。

昭和十三年（1938年）十月十日将近正午时分，我俩生在大阪府下池田町宇保（现池田市宇保町）的一间职工宿舍里。在母亲的记忆中，那是个晴朗温和的秋日。我们的父亲当时是一家总部设在大阪的人寿保险公司的职员。

我后来才知道，那年那月，正是旧日本军队占领广东、日中战争陷入泥沼深潭的黑暗时代，满大街都在高奏军歌。



我们出生的宇保，是树多草深、僻静寂寥的郊外住宅区，印象里似乎每天听得到阪急电车宝冢线悠长的鸣笛声。

当时的一切记忆，本应在我脑中荡然无存，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一些稀薄影像。那不是一种既视感，只是阳光照射下的风景朦朦胧胧地自眼前升起，就好像虚空中飘浮的海市蜃楼。

那年冬天，随着父亲的调职，我们一家搬到了广岛市。只有我，由于极度体弱多病，父亲为了让我休养，就把我单独寄养在他的故乡岛根县石见附近一个靠日本海的小村庄，由住在那里的祖父母照顾，我真正开始记事就是在这个海边小村。

那么，眼前偶尔浮现的那片幻觉般的风景，到底是缘何而生的呢？……

池田町。今天的池田市位于大阪平原的西北部，隔着流过镇外的猪名川，与兵库县川西市接壤。在古代，池田是比滩<sup>1</sup>更早的酿酒胜地，拥有久远的历史，也被称做北摄<sup>2</sup>的要冲。如今，作为商都大阪的卫星城市，这里仍然保有许多旧的商铺和仓库，兼具都市的繁华和住居式城镇的宁静。对我来

---

1 滩是位于兵库县东南部的城市，以酿造清酒闻名。——译者注（以下如无特殊说明，皆为译者注）

2 北摄，古日本摄津国北部，现在一般指大阪府北部。

说，虽然完全没有幼年期的记忆，记不清任何具体的地点，也不认识任何具体的人，这个小镇却总能勾起我某种熟稔忆旧的情怀。因为这层情结，这次在《朝日摄影》连载《犬的记忆》，第一回我无论如何都想选择从池田开始。

仅仅出生于此，但这里并非我的故乡，况且对它又无任何亲近的经历。印象什么的说到底不过是幻影。我所记得的唯有“宇保”这个名字。然而在我的记忆尽头，有一个轮廓也不明晰的、阳光照耀的地方，始终萦绕着，消逝不去。

这并非为了追寻逝去的时光。在我对池田的情结里既不掺杂感伤，也没有望乡之念。当你找不到可以对照的过去时，寄情于幻想是徒劳的，对着幻影又不能按下快门。而且，把过去重合到现在，再把现在重合到过去对照来看，并不是检验记忆的方法。所谓记忆，我认为并不是一种自身内部因怀念之情而生的既有影像的再现，而是对以现在为分水岭、纵贯前后的悠远的时间轴上一个个时间点联结起来的那片心之领域进行跨越的尝试。我现在应该做的，是去一趟池田，踩一遍那里的土地，把相机镜头对准那里的风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或许不经意间，某种记忆会透过我按快门的指尖觉醒。怀着这样的期待，我带着相机向出生地所在的城镇出发了。





今年（1982年）一月中旬的某个星期六，我在东京站上“光号”。那是一个天气晴朗午后却又非常寒冷的冬日，旅途中一晃而过的富士山被阳光映衬得格外美丽。在去往大阪的车程中，我一直眺望着窗外的风景。不可思议的是，时隔数十年重访出生地，我竟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慨，只是呆呆地一个劲儿地抽烟。黄昏时，新干线抵达大阪，在人流混杂的阪急梅田站我直接换乘了宝冢线。随着电车行进，十三、曾根、冈町、丰中……一个个令人怀念的站名飞入耳际，我逐渐嗅到了一股浓浓的家乡味道，感伤的情绪从心中漾起。也许因为是周六晚间的缘故，池田车站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街灯在我洋溢感伤的眼中闪着湿润的光。我犹如一个旅人，走访只在梦中到过的陌生城市，彷徨街头，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时间和空间，一点点测定自己的心之所向。姑且就朝着冻结在寒夜天空中的那些星星的方向走吧，我把相机挂在肩头，重新振作心情，冲入了人群。结果那个晚上，我就像被烛火吸引的飞虫一样，在一盏又一盏街灯下飘移，晃荡于车站周边。被寒冷和无依无靠驱赶着，因为多少有些疲劳，一张也没有拍成就早早钻入咖啡馆取暖。热咖啡很美味，透过起雾的窗玻璃看着街上车水马龙的繁忙景象，我恍然回神，开始漫无边际地思考，这次求索记忆的旅行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是周日，我在梅田的新阪急酒店醒来，想到这就要去出生地池田追寻虚构的记忆所在，不知怎的被一种郁闷的情绪袭扰。天气不错，但北风强劲。我从酒店出来直奔池田，在交警的执勤岗亭询问了去宇保町的路，沿铁路走了大约十五分钟来到了小镇。这是四十三年来我首次踏上自己出生的故土。然而，依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慨。宇保町静静地存在于这里，市区中心有一座破旧的、被阳光晒成灰色的小神社，几株光秃秃的树，随处可见农田。有些旧宅外面环绕着关西特有的、种植矮树的石墙，有些是五颜六色的新房子，错落有致、静寂无声地伫立着。路上人影稀少，沿着阳光照耀的小路，我茫然地从这条走到那条，眼前再次慢慢浮现出那片幻景。这次，真实的风景渐渐与印象的风景交融，在两种感觉驱使下，我不由得被一种奇妙的错觉捕获了，现在我怎么看都毫不怀疑：这不就是我出生的地方嘛。阪急电车的鸣笛声确实乘风而至，远处还飘来一股烧落叶的味道，我发现自己再次被卷入某个不可思议的时空，不禁对着眼前的风景举起相机，按下快门。拍哪里都无所谓，追逐着太阳照耀的轨迹移动取景器，不知怎的，按动快门的手指被一种无力感侵袭。心情越是随波逐流，与记忆的对照越发模糊不清。冷风里，大群乌鸦飞过我的头顶，喷气式飞机轰鸣而过。我依然无法把握确切的时空感，







只是在白昼宇保的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着。

就这样，我花了三天时间行走于池田的城镇，不知不觉花掉十卷胶卷，怀着并不释然的心情回了东京。

从池田回来后，我冲洗胶卷、印出照片，然后，现在我写下了这些感触。毫无疑问我是去了那个小镇，但是结果既没使萦绕心头多年的幻景得到确认，也没有带回与现实亲密接驳后的触感。当然，我也可以轻巧地说，把那几天的经历并列回顾一遍，差不多每天都一样，没什么特别，但是，那阳光灼射的地面氤氲摇摆的日炎<sup>1</sup>，却令我始终难以忘怀。如果把我看到的幻景画成一幅画，那么想必会是这样的图景：

“离得最近的是丈把来高的茂密的杂草丛。左手大树影子摇晃。右侧某户人家的墙壁拦路而立。墙对面是空地。上面有两栋小小的白色平房、两棵细瘦的树。小房子背后立着长长的石墙，横着几根类似排水管的东西。石墙那边，隐约可见一排工厂的三角形屋檐。一根烟囱高高矗立着。这些景物都沐浴着淡淡的阳光，浮现在空中。”

像是小孩子乱涂鸦一般的稚拙图画。这么平凡的景象走

---

1 日炎：太阳灼热的时候照在地面上引起的状如火焰的反射。